

# 包头春事

包头的春天，迟而不淡，慢而情深。它不在细雨霏微中悄然抵达，而在土默川杏花次第绽放时悄然登场，在山桃花灼灼盛开时热烈铺展，更在寻常人家蒸笼里那一只只颤动的寒燕儿中，被温柔唤醒。自然之美与人间烟火相映，山川壮阔与岁月温柔相融，共同勾勒出一幅雄浑又细腻的北方春日画卷。

——策划 姬卉春

## 一枝寒燕儿唤春来

□杨丽英

孟浩然在《清明即事》中这样描绘：“花落草齐生，莺飞蝶双戏。”北方的清明节可没有这样的景致，山是秃的，草是黄的，风是冷的，春天走得慢、来得晚。记忆里的清明节，是与寒燕儿联结在一起的。

清明节的前一天，母亲在小面盆里和半碗白面，放在炕上发酵。第二天兑碱、铺好面案，搓成长条，切成指头肚大小的剂子，揉圆。手指轻搓，面团在她手里灵巧地几个来回，小尖嘴、圆脑袋、细脖子、胖乎乎的小鸟就活灵活现地昂首立在母亲手心里了。一剪刀下去，便有了展翅欲飞的灵动。

面剂揉圆、压扁，用梳子轻压，压出痕迹的一面向外，轻轻一卷，两头略弯，就是一只白白胖胖的蚕。再剪一片“树叶”放上去，似乎连进食的模样都有了。妹妹那时小，捏出来的蚕又细又软。“你这蚕几天没吃东西，饿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？”“你这最多算是条小虫子。”在众人的哄笑中，妹妹索性把“虫子”团成小圆球，上面插半根火柴棍儿：“我做果子还不行？”

说话间，母亲把小面团捏出个小尖嘴，用剪刀剪出一身小刺，一只低头觅食的小刺猬就栩栩如生了，用手摸摸，还真有些扎手呢。一旁胖胖的母鸡在窝里孵小鸡，比小米略大的鸡蛋围在鸡妈妈身边，充满童趣，让年幼的我们生出许多想象：弟弟央求母亲捏一只狐狸放在旁边吓唬鸡

妈妈，要不捏一只偷鸡蛋的猫吧，再捏只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公鸡，看谁敢欺负鸡妈妈；妹妹说捏只刚孵出来的小鸡吧，一定很可爱……两个面团可以生出好几个版本的故事，谁也不曾注意到窗外的沙尘暴呼啸着卷起了漫天黄沙。蒸笼里，母亲已捏好了开屏的孔雀、飞舞的蝴蝶、抱着萝卜的兔子和各式各样不曾见过的鸟儿。“寒燕儿寒燕儿，就是乌鸦雀儿啊，等蒸熟了，点上彩，画了眼，春天就不远啦。”母亲念叨着。

出笼的寒燕儿晾凉，挑一根细签子，在盛了明亮的鹅黄、娇嫩的桃红、清新的柳绿的色彩碟子里一沾，手腕悬空，稳而准地朝那些寒燕儿身上点去。于是小公鸡的冠子上绽开一朵红云，小燕子的翅膀上晕开两抹鹅黄，小兔子的耳边染上淡淡的粉。

点了色的寒燕儿，轻轻地插在粘了绿叶的枝条上，高低错落，疏密有致。胖墩墩的小兔子趴在粗些的枝丫上，神气的小公鸡站在高处昂着头，那些各种各样的鸟儿们三三两两落在枝头。那染得翠生生的树枝，被母亲小心地插在装了湿土的黑陶罐里，稳稳地立在八仙桌的正中央。此刻，它俨然成了一株微缩的、满怀期盼的春树。

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炉火偶尔发出“噼啪”的声响。我们连呼吸都放轻了，生怕惊扰了这即将成型的美梦。母亲退后一步，带着欣赏的目光，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。她轻轻地，朝着那“树”吹了一口气。

那满树的小“生灵”，连同托着它们的绿枝，

便齐齐地、微微地颤动起来。蒸熟的面点尚有弹性，那颤动便不是僵硬的摇晃，而是一种活泼的、轻盈的、充满生命感的震颤。那满树的小燕子、小动物，刹那间都活了！仿佛在枝头调整着站姿，抖动着羽毛，就要振翅飞走一般。我们的心，也跟着那细微而美妙的颤动，充满了欢欣，忘记了窗外凌厉的风声与灰白的天色。在我们小小的屋子里，宣告着一个色彩温柔、生机盎然的季节的降临。原来北方的春天，是被母亲那双巧手，一点点捏出来、蒸出来、唤出来的。

那颤动着的、点缀着斑斓色彩的寒燕儿，连同母亲在氤氲蒸汽里满足而温和的侧影，便如此清晰地烙在了我们的记忆最深处。往后的许多个春天，无论我看到怎样绚烂的鲜花，听到怎样悦耳的鸟鸣，心底最先浮现的，总是那一树微微颤动的寒燕儿，带着麦香与色彩交织的温柔，和那份在料峭春寒中稳稳托住我们的、笃定的温馨。

沃雲看延馬伏錦日味昂堂音暖舞繁夢詩  
土淡青逐千群瓦旻光旻揚煌香雅狂歡  
無風里青鹿山鹿里青風無  
堪送草微蒼  
章藍方追悠勁意好琴麗勢回映似起駿綿涼  
再日程逢歡歌溢韻聽旣喬駝彩山鹿里青風無  
譜漢志盛歲笑酒長牧房賈鈴斑墜奔廟牧送堪  
華南四世月語濃奶仔富氣响爛花忙翩草微蒼  
章藍方追悠勁意好琴麗勢回映似起駿綿涼

沁園春·草原情  
謝才友書

## 沁园春·草原情

谢才友书

## 杏花飘香大雁滩

□周涛

在土默川上，一年中最早见到的花就是杏花。四月上旬，大地仍灰蒙蒙一片，而大青山脚下的杏林已是春意浓浓。杏树枝头的花苞如一颗颗紫色的浪漫珍珠，裹着一层薄薄的绒毛，透出几分娇羞，只等那绽放的时刻。而开得最盛的莫过于大雁滩的杏花了，一树挨着一树，一片连着一片，如霞似雪。

大雁滩位于土右旗沟门镇西湾村，占地五千多亩，110国道和京藏高速公路傍“滩”而过，是一处如诗如画，美轮美奂的旅游休闲地。大雁滩得名于一个古老传说：很久以前，水涧沟水一分为二，其间淤起万亩水田，百草丛生，水清鱼肥。一渔民救起一只落难的大雁，一年盛夏，大雁为报搭救之恩，告诉渔民将有洪水来袭的消息。渔民敲锣打鼓，警示四周乡邻，使人们得以免遭灭顶之灾。人们为感恩大雁，将此地取名大雁滩。

从大雁滩东门徒步进入景区。正是初春，乍暖还寒，杏花的香气已经漫滩遍野。诗人们纷至沓来，画师们闻香而动，摄影师们更是长枪短炮，跃跃欲试。游步道上，游客摩肩接踵，孩子们欢

呼雀跃。一丛一丛的杏花在枝杈间摇曳，它们以大地为舞台，以青山为背景翩翩起舞。站在万花丛中，想起古诗文中对杏花的描述，唐代诗人薛能“谁知艳性终相负，乱向春风笑不休”的诗句让杏花尽显风流。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杏树被称为“风流树”，当然它的花肯定就是风流的花神了，不然也不会有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“粉薄红轻掩敛羞，花中占断得风流”的诗句。

杏花花瓣白里带红，苞蕾紫色，柱蕊淡黄。细观杏花，有的欲开又止，有的灿然绽放，花繁姿娇，犹如胭脂万点。每一树杏花都有自己独特的姿态，有的抱团簇拥，有的独自傲立。极目远眺，满园杏花铺天盖地，又如厚积的雪花。从游步道拐入杏林深处，枝杈交织，目不及远，不一会儿，便看不到一个游人，置身其间，顿有迷失之感。在杏林深处，你可以尽情地赏花闻香，也可以让想象纵横驰骋，而此时的杏花犹如一位天性高洁的少妇，百般婀娜，万种娇媚，但娇而不媚，艳而不俗，柔情中带着刚烈，因为此时的原野上还没有一丝绿色，而杏花已经从从容优雅地弹奏起快乐的生命乐章。

行走在大雁滩四通八达的游步道上，满目的

杏花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，耳边有山溪轻轻流动的声音，不知名的小鸟穿梭其间。在日益快节奏的时代，大雁滩以其得天独厚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吸引着游人，成为人们远离尘嚣、休闲放松的好去处。久居城市，内心会生出许多的浮躁，而走进大雁滩却是另一番心境。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仿佛描述的就是这里的景致，“野杏花林，上坡百步，豁然开朗，土地平旷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”畅饮春风，拥抱花香，这份甜美、安详恐怕只有亲临其境才有感悟吧。

沿步行道西行便进入大雁滩的核心区，远远传来二人台宛转悠扬的声音，循声望去，在杏花丛中有一个简易舞台，舞台前挤满游客，在全国二人台之乡听纯正原生态的二人台，那又是一种怎样的享受。大饱耳福后，继续行进，可以看到土默特农副产品展销区，石磨面、胡麻油、美岱桥小米、三龙瓜子、大雁滩蜂蜜，绿色纯天然农产品令游人爱不释手。紧挨着农展区的是土右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长廊，茶汤、剪纸、阴把缠枪、吹打乐，无不向人们展示着古老土默川的人文风俗。沿途景点让游客目不暇接，乡村音乐酒吧、百鸟园、儿童游乐园、农家四合院，点缀在

千亩杏林中，宛若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。

杏花渐欲迷人眼。跳出繁华的桃杏林，在大雁滩景区的西侧，一个规划整齐，干净利落的小山村早已张开热情的双臂，迎接每一位宾客。村庄古色古香，白墙青瓦，袅袅炊烟，鸡鸣狗吠，恍若置身世外桃源。小村名叫西湾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，还是首批国家级田园综合体，更是全国最具特色的风情小镇。村庄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街，西湾人把自己家的破自行车、废旧电视、犁耧锄耙挂在墙上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供销合作社还在开张营业，巧妙的组合，把回忆变成现实，把朴素变成艺术，给人以回家的感觉。而沿街商铺更是百花齐放，红脸酸皮、粉汤油饼、胡油炸糕、乡村宴面、西湾凉糕，每一道小吃的背后都饱含着浓浓的乡情。酒坊、豆腐坊、油坊、粉坊无不体现着古老的传统手工艺特色。在民俗一条街，还有几处可供游客住宿的民居，一铺大炕足以消除游客的疲累。

走进大雁滩，走进西湾村，在这个看得见山水，记得住乡愁的地方，迎接你的是情真意浓的农家美食，拥抱你的是鸟语花香的青山绿水，陪伴你的是风和景明的蓝天白云。

## 桃花灼灼

□董利峰

仿佛一夜间，山桃花开遍人间。抬眼望去，小区里、公园中、马路旁……满目皆是它轻盈的身影。

这种耐寒耐旱、哪怕在贫瘠土壤里也能扎根生长、抽枝开花的植物，熬过一整个寒冬，便会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清晨，悄然将盎然春意铺展在人们眼前。此时，新生的小草尚且稚嫩，柳丝的新绿还若隐若现，而一树树山桃花早已热热闹闹、挨挨挤挤满枝头。它们在阳光下盛放欢笑，在春风里轻摇起舞，尽情舒展明媚的容颜，尽显蓬勃鲜活的生机。

清晨漫步公园小径，暖阳融融裹住周身，清风徐徐轻拂眉眼，目光终究被不远处的小片桃林牢牢吸引。一树树桃花如云似霞，开得热烈，美得张扬，它从不藏敛羞怯，从不扭捏娇饰，倾尽所有，把春日里最鲜活灵动的气息，尽数赠予人间。“桃花春

色暖先开，明媚谁人不看来。”这般明艳动人的景致，任谁途经此处，都会忍不住驻足停留，心生沉醉。

穿梭在桃林之间，望着如诗如画的繁花，心底也悄悄漾起浪漫。恍惚间，仿佛误入王母娘娘的桃源仙境，化作衣袂飘飘的仙子，随花枝轻轻摇曳；又似化身翩跹彩蝶，流连花间，自在嬉戏。轻拈一朵桃花置于指尖，抬眸望向蓝天细细赏玩。五片花瓣粉嫩柔美，衬着澄澈的蓝天白云，愈发娇媚动人。它像水墨丹青里晕开的一抹胭脂，又似少女面颊上含着浅浅的红晕。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醉入人间四月天。”微风拂过，满树桃花随风轻舞，活泼姿态、柔美色彩、清雅暗香，无不令人心旷神怡，久久沉醉。

自古以来，世人总爱为花草赋予深意，牡丹喻富贵吉祥，莲花显高洁神圣，而藏在桃花里的期许，向来更多。三千多年前，古人便将桃花比作美人。《诗经》有言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满树桃花明丽绚烂，恰

似温婉娇美的新娘，动人心魄，寓意着为家族添福纳祥、兴旺和美。唐代崔护提笔写下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诗句，春光依旧如故，旧日佳人难寻，唯有一树桃花，年年岁岁笑春风。“桃花浅深处，似匀深浅妆”，分不清是桃花恰似女子精致妆容，还是女子容颜宛若粉红桃花般俏丽动人。历经千年岁月，桃花始终是美好良缘与真挚爱意的象征，我们常说的“桃花运”，便藏着对美好缘分的满怀期盼。

自陶渊明勾勒出桃花源的世外奇景，桃花便成了世人心中理想生活的模样，是喧嚣尘世里一方纯净安宁的心灵净土。如今生活节奏匆匆，人们终日奔波忙碌，心底总渴一份安然恬淡。望着眼前肆意欢腾的桃花，心头浮躁渐渐消散，生活暖意与满心希望悄然重燃，周身也被注入无限力量。深吸一口裹挟花香的清风，仿佛每一个毛孔都舒畅坦然。“渔舟逐水爱山春，两岸桃花夹古津”，这般悠然闲适的景致，从来都是藏在每个人

心底的向往。

桃花娇美灵动，浑身皆是温情寓意。民间素来偏爱桃：寿桃寄寓福寿绵长，神话里寿星与仙桃相伴，孩童祈福、长辈祝寿，皆会备好寿桃，愿平安康健；桃木亦被视作祥瑞，能祈福纳安、驱邪护佑；而众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无不希望自己“桃李满天下”。

桃花静默无言，它跨越千年光阴，倾尽全部热情，灼灼开放。它在一朝开落间，藏尽春日温柔，载满岁月从容。它绽放在早春乍暖还寒的料峭春风里，也盛开在每个人的心田中，让平常岁月，多了一份静观花开花落的柔软，也给予我们一份执着与勇气，能把寻常烟火，酿成诗意风光。简简单单一树桃花，任世人百般描摹评说，无论繁华城市，还是荒野小山，它只管自在开落，洒脱大气，坦荡自在。恰如李白笔下所言：“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”不留执念，不萦过往，不怨世事，不骄不躁，只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，安然盛放，静静燃烧。